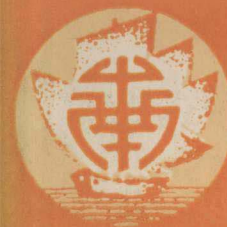




1906—1949

暨南校史

資料選輯（第二輯）



暨南校史

1906—1949

资料选辑

(第二辑)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1983年、广州

封面题字：周谷城

封面设计：吕桂明

封面图案说明：

五图案为不同年代暨南校徽，原图黄色，字黑色。

图①一九二六年（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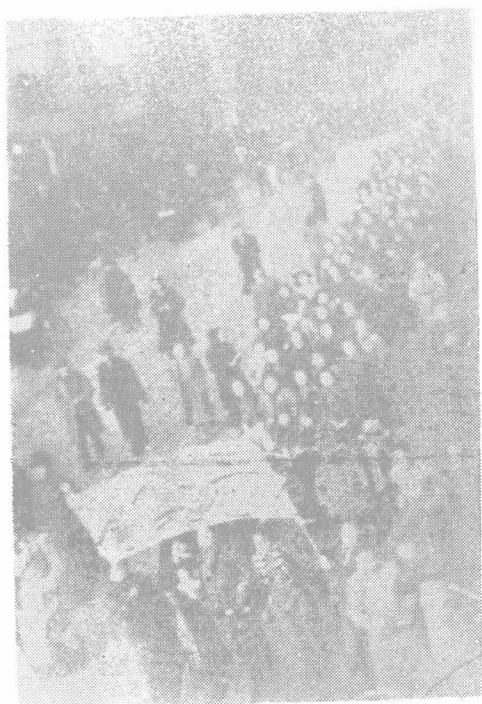
②一九三〇年

③一九三七年

④一九四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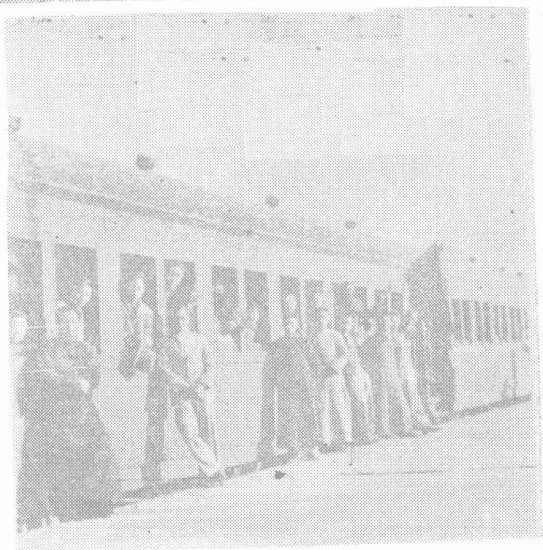
⑤一九四八年（原图蓝色）

* 凡转载或引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出版的
书刊资料，请注明出处。



① 1936年3月8日，上海妇女救国会领导盛大的万人游行示威。在“三·八纪念大会”旗帜下，前排右侧为方铭同志，中间为史良同志，左侧为暨大胡夏青同志。

② 1937年“八·一三”后，暨大准备内迁南昌。学生六十余人组成“暨南大学学生救亡团”作为先头部队，沿浙赣铁路进行抗日宣传，此照摄于金华车站。





③1945年12月26日暨大学生壁报联合座谈会（壁联）成立，此为
代表合影。



④1945年底“护校委员会”成立，学生代表合影。



⑤1946年当选“复员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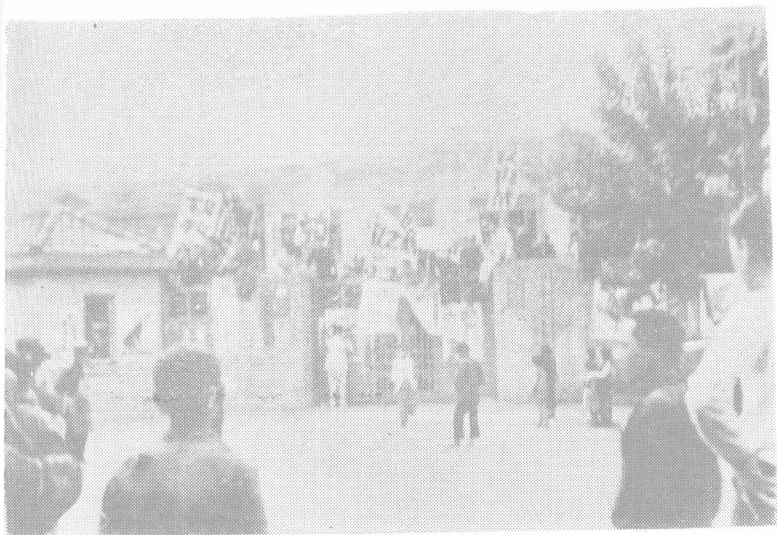
⑥1946年12月30日，暨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宣布罢课一天。



⑦1947年元旦，暨大学生参加“抗暴联”领导的游行示威。



⑧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在苏州河畔桥头，被国民党军警马队挡住去路，暨台大籍学生杜长庚等一跃而上，扭转马头，游行队伍趁马队纷乱中，冲开一条路，继续前进。



⑨1947年5月23、24日，上海四十多间大中学校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南京“五·二〇”血案，总罢课三天，图示暨大学生与国民党特务对峙。



⑩1949年4月15日，暨大学生自治会恢复活动，竞选中，进步学生获得胜利，学生欢腾，跳秧歌祝捷。



⑪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暨大华侨学生参加大游行。



⑫暨大学生欢庆人民政府接管暨南大学。

目 录

暨南与辛亥革命	周孝中	(1)
暨南早期的党组织	郭儒灏	(3)
恽代英同志在暨南的革命活动	郭儒灏	(5)
暨南校史资料汇报	康来文	(10)
上海真茹时期暨南大学党团组织	韩托夫	(14)
暨南生活片断	庄力新	(15)
我所知道的暨南	曹振昭	(18)
暨大“左联”的情况	白云	(20)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	胡夏青	(21)
“一二·九”的前后	唐 蕙	(43)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暨大附中	蔡其娇	(52)
关于暨大的几点情况	蒋文生	(56)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暨南的爱国活动	陈作伟	(58)
张云天烈士传略	张登寿	(63)
“孤岛”期间暨南的党组织	周一萍	(66)
国立暨南大学理学院科学研究会	江泽黔	(67)
关于“暨大学生内地救亡团”历史记实	方 孟	(68)
暨大迁校南昌之议与学生救亡团	陈秀椽 江泽黔	(70)
暨南师生在“孤岛”的战斗	钱今昔	(77)
经济学会会员康光华、郁锡明二烈士事迹		
.....余紫来 徐关浩 黄秉芳		(79)
从建阳到上海的一些回忆	钱彰录	(82)
我在暨大任教的时候	许 杰	(83)

对暨南的几点回忆	陆伦章 (85)
回忆母校——抗日战争时期二三事	施志刚 (88)
贫苦学生忆母校	王天白 (92)
黄金时代的回忆(上)	缪 丹 (94)
暨南剧社与歌咏团	陈 默 (100)
怀念母校师友	吴全楠 (101)
暨南学生生活回忆片断	吴祖颐 颜品仁 (103)
回忆暨南学运	周孟任 (107)
复员后的暨南	陈清泉 周明绮 (109)
抗战胜利后母校概况	刘新彝 (112)
黎明前的暨南	王斌超 (115)
宝山路上的血	记 者 (121)
暨大——东南民主的堡垒	罗俊章 (123)
从“抗暴联”到“营救会”	王世杰 汪 平 (127)
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	周孟任 (161)
艰苦奋斗,迎接解放	费志融 朱鸿兴 (163)
林维雁烈士生平事迹	叶味真 (184)

附录:

一次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

——回忆一九四七年的“五·二〇”运动

.....	朱成学 (188)
关于“壁联”	(194)
暨大复员后失业教授致朱家骅函	(198)
暨大学生自治会致校方三点要求	(200)
关于暨大学潮的情报	(201)

暨南与辛亥革命

周孝中

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开始筹办于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次年正式开学上课。当时，正是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建立革命同盟会之后，国内以及海外华侨中的革命风气在方兴未艾。革命党人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增强了华侨与祖国的联系。爱国的华侨父老，乃有让子弟回国读书的呼声，但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要求办新学堂，正好满清政府驻荷兰公使馆的参赞董鸿祯来到荷属爪哇视察华侨教育。他也觉得这班华侨子弟，应该回中国读书。于是有二十一名华侨子弟向中华会馆报名，要求回国学习。但是，去哪个地方读书呢？董鸿祯不由想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是满州正白旗人，与维新派有过联系，在湖广和两江总督任内，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学堂。1905年奉派赴欧洲考察过教育，并到过南洋宣慰华侨。他是懂得笼络海外人心的。所以董鸿祯写信向他求助，他果然愿意筹办专门招收侨生的学堂。为此，他连续几次给朝廷上奏摺，几经周折，总算得到批准，并由江海关税项下拨银五千两为常年经费。于是借南京三牌楼妙相庵作校舍，派江宁提学使陈伯陶、郑洪年等筹办。由于华侨多在南洋，故取《书经·禹贡》“朔南暨声教及于四海”之语，名为暨南学堂。其意为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南洋去。1907年二月上旬董鸿祯和爪哇中华会馆董事张硕龙护送二十一名侨生到达

南京。三月就开学上课了，这就是回祖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此后不久，爪哇又有四十多名侨生送来，新加坡也有五十多名侨生跟着来宁入学。于是，从南洋各地回国的侨生就济济于暨南学堂了。

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孙中山在海外侨胞中进行革命活动，清廷对这班“化外之民”总是很不放心的。担心他们之中有革命党。首先跑出来的是江宁将军，保荐二位旗籍教师来进行监督，学堂不肯接受。他们竟搬出已调北洋的端方来劝说，只好让他们进来了。还有那驻守南京的张勋的军队，最注意的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对这班侨生更是虎视眈眈的。甚至军机大臣还曾对创办暨南学堂的端方也要怀疑一番……。由此可见清廷害怕革命到了何种程度了。暨南的处境正如老校长郑洪年所说的，是“上遭清室之忌，中经廷议之阻，下乘宵小之诽”的境况。尽管环境恶劣，暨南还是办起来了，侨生的爱国热情也没有压制下去。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全国各地响应之时，暨南的侨生也纷纷走出校门。虽然侨居地中华会馆为了他们的安全，汇来旅费接他们回去。但他们却是“到上海去的有很多，到武汉黄克强先生那里去的也很多。”黄克强当时在武昌担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可见到武昌去的同学是参加革命军了。由于同学都离校，校务也无人主持，学堂就随之停办了。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据了大总统的宝座。那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暨南老董事董鸿祯曾数次提出恢复暨南学堂，继续招收侨生入学，可袁世凯总是不答应。无非也是害怕“暨南的学生有革命党。”直到袁世凯死后，一九一七年才由江苏教育会推举黄炎培先生，领头把暨南学堂恢复起来。

暨南早期的党组织

郭 儒 灏

一、1923年暨南学堂党支部成立时，没有团组织。党员中以龙逢镛年龄最小，尚未满十八岁，当时也是在党支部过生活。

二、暨南学堂党支部是1923年由恽代英同志亲自建立和领导，过后可能是交江苏党组织直接领导，因为我1923年寒假往马来亚探亲。1924年春回国后又转读党办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故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其工作除领导暨南学潮及发动华侨青年学生来广州农民讲习所及黄埔军校学习外，还指示向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发展党组织。据我了解：1927年冬中央大学党支部是由暨南转读该大学的学生林猷敏、龙逢镛们组织起来的。1928年夏已发展到党员廿多人。后因支部宣传负责人被捕叛变出卖组织，廿余党员中除林猷敏外出不在校幸免于难外，其余党员皆被敌人捕获。结果，龙逢镛因年青及新加坡领事电保，仅判无期徒刑（龙父亲是南洋富商，后用钱活动，坐牢数年后释放），其余全部枪决。关于这件大学政治案，轰动很大，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详细登载，并通缉漏网份子林猷敏（林解放后在北京中央财政部工作，已于1962年病逝）。估计南京图书馆中会保存那时中央日报，你们可查出来参考。

三、1921年至1922年冬这段时间内，南京暨南学堂有三位学生参加共产党活动，后因学校当局发觉，校长赵正平要将他们开除出校，董事长黄炎培反对，结果，仅命令这三位学生转读其他大学。他们1923年一月离校时，暨南学生会曾开欢送会，我也参加。但这三位学生是高年级同学，我不大认识，仅记得一位是福建人，两位是广东人，姓名记不起来。

1982年5月7日

恽代英同志在暨南的革命活动

郭 儒 灏

今年是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英勇就义的五十周年纪念。回溯我在暨南学校读书时，曾受过恽代英同志多年的教育和领导，使我这个幼稚无知的华侨青年，茁壮成长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感受很深。关于恽代英同志在国立暨南学校的革命活动这段历史，只有很少同志知道。现在，我特地详细叙述出来，献给暨南大学，这是光辉校史的一页，望暨南大学师生把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并表示我对恽代英同志衷心的哀悼和怀念。

暨南大学原校名是国立暨南学堂，学校规模不算很大。但因为它是华侨学校性质，在国内的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则相当高，影响甚大。

1923年3月的一天下午，恽代英同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暨南学堂找学生会负责同志采访新闻。学生会派我及韩汉光，蒙岛南等接待。他当时戴白丝眼镜，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书生脸孔，中等身材，态度从容，平易近人，谈话深入浅出，富有鼓动性，有时带些诙谐，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见我们是华侨学生，首先询问我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读书的，海外家庭情况怎么样？学习得怎样？我们很坦率地回答：我们过去都是在国外侨居长大的，因受外国鬼压

迫、欺负及孙文学说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同学是满怀爱国思想及追求新文化、新知识的目的回来读书，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生活不习惯还是小事。同学们主要的是对教育制度守旧，教学方法不善，封建思想严重，不准男女学生来往等现象很不满。恽代英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我们同学的思想情况和学校情况后，他含蓄地暗示：暨南校长赵正平（注）在政治上是以北洋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后台，在教育界是以满清最后状元张謇，江苏名流黄炎培等所谓“学者”为背景，都是一批借办教育为阶梯，达到升官发财目的的政客。以这样的人物来办高等教育是不合潮流的，学校也无法办好。……我们听了恽代英同志的言论，更加愤懑，一定要把落后、封建和反动的东西统统打倒。

自此以后，恽代英同志经常来暨南找我们谈话。谈话的内容有时形势、政治、经济、哲学等，无所不包，通俗易懂，向我们潜移默化灌输进步思想，我们十分钦佩。他还介绍我们到上海四马路一间半公开的小书店购买《向导》、《新青年》、《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入门》、《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来阅读，提高我们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开始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中国人民要翻身，国家要富强昌盛，必须来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同时，恽代英同志指示我们出版刊物，作为学习和宣传的工具，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因我们大多数同学是海南人，故该刊物定名为《琼崖青年》。恽代英同志用真名写了一篇关于青年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在该刊第一期发表，表示热烈支